

电影《审死官》中的法庭话语研究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志敏*

摘要：由于法律语言具有重大意义及其特点，法律语言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内学者廖美珍首次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在分析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出一些结论。本文借鉴廖美珍所采用的量化分析方法，以周星驰电影《审死官》为代表，对其中的法庭话语进行分析，然后与廖美珍学者的分析结论进行对比，试图揭示真实的法庭话语与电影中人工制造的法庭话语的异同点，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电影 《审死官》 法庭话语 相邻对 话轮 问话形式

1. 引言

1.1 法律语言的重要性

“没有多少职业像法律那样离不开语言。”法学教授 Peter M. Tiersma 在《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 (1999) 一书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因此他认为，“法律就是言语的法律”，“道德和习俗也许是包含在人类的行为中的，但是法律却是通过语言而产生的”。

1.2 电影及语言风格介绍

周星驰，著名的华人影员及导演，以其“无厘头”的语言风格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言人，并被人们津津乐道。本文要讨论的影片《审死官》是周星驰早期作品中比较独特的一部“法庭片”。其主要内容是：清朝著名状师宋世杰决定封笔，后来碰到一宗忍无可忍的冤案，山西布政司为了包庇杀人的亲妹妹，与广州知县何汝大勾结，欲嫁祸杨秀珍。宋世杰妙语连珠，足智多谋，最终打赢了官官相护的冤案。

1.3 研究目的

法庭控辩语言有其自身的特点，在问话方式和对话内容上与日常生活用语存在明显的不同。而周星驰的电影《审死官》作为一部“法庭片”，影片中的对话内容及方式肯定与正常的法庭话语存在相似的地方。然而，由于电影又有其自身的人造语言的特点，肯定也存在一些差异。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从会话结构，法庭问答中的问话方式等几个方面发掘出电影中的法庭话语与正常法庭话语的异同。

2. 文献回顾

廖美珍是中国采用国外语言学理论系统研究法庭话语的第一人，他在其专著《问答：法庭话语互动研究》中通过对相邻对进行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 问答相邻对平均约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 77%，证明法庭审判过程主要是由问答构成的，问答言语行为在审判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2) 法官启动的相邻对平均约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 62.24%，证明法官在法庭审判中起支配和主导作用；(3) 法官的问话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问答相邻对的 58.9%，表明中国的法庭仍然主要是法官在问；(4) 法庭辩论阶段虽然从话语的篇幅角度来看占相当的比重，但似乎辩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主要是律师在宣读代理词，而且辩护词中的依据都是法庭调查的事实；(5) 在刑事案件中，从问话比例看，法官占 45.45%，辩护律师占 8.61%；(6)

* 江志敏，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通讯地址：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430072；E-mail: xiaojiang1209@yeah.net, xiaojiang1209@sohu.com.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使用的是非问话最多，在法官的话语中主要起程序功能和作用；辩护律师使用的特指问话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问话；法官的严式特指问话比例最高，辩护律师的宽式问话比例最高。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电影《审死官》中出现的两场主要的法庭问答进行分析。

3.1 法庭话语的会话结构分析

法庭话语属于机构话语，法庭话语虽然受法庭这一机构的规则的严格制约，但是一般会话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起作用。会话分析曾被认为是“特别适合法律语篇的研究”(Levi, walker, 1990)。会话分析方法被广泛用于法庭话语的研究，会话分析对法庭话语的组织包括话轮转换，问答毗邻对，以及控告、辩护过程中的互动言语现象尤为感兴趣。

3.1.1 话轮 (Turn-taking)

社会学中的民俗学方法论学者 Garfinkel, Sacks, Schegloff 和 Jefferson 等在日常的会话观察研究中发现：人们总是轮流讲话，这样才能保证话语活动和交际有效地进行。因此，“话轮”是话语互动中的一个基本构成单位。在会话分析上，“话轮”用于指两人或多人会话中的一个参与者的一次发言或说话。

本文借用廖美珍在其专著《问答：法庭话语互动研究》中的话轮计算方法：话轮数量从审判正式开始算起，到法官宣布闭（休）庭止。正式审判前阶段的书记员核对当事人的身份的回答行为因不属于审判主题所以不记入话轮总量中。话轮不以长度衡量，插话不计入话轮，如：

(1) 姚田氏夫妇：姚田氏夫妇叩见大人。

(2) 宋世杰：分明是狡辩，大人明鉴。

八府循案：就算姚二是中毒而死，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姚田氏夫妇所干的。

何大人：不错啊。

(3) 八府循案：宋世杰，还没轮到你呢。小梅，继续说。

小梅：我是二少奶奶的贴身丫鬟，二少奶奶平时就好凶哦。整天欺负二少爷，还一拳一拳的打他呢。

杨秀珍：你……

小梅：有时候啊，她还叫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来，事发当日小梅并不在场，但是在前一天晚上，我听见她跟二少爷在房里面吵的很厉害，第二天，二少爷他就死了。

(1) 属于问候性话语，不属于审判主题，不计入单独的话轮。而(2)中“何知县”的答话是听话人跟着重复，是对法官疑问的附和与补充，起辅助作用，附和性话语也不作为一个单独的话轮。在(3)中，杨秀珍只是插入了一个代词“你”，属于插话，而小梅的上下两段话都是对法官提出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因此小梅的答话只记作一个话轮。

3.1.2 相邻对 (Adjacency pair)

社会学家萨克斯 (H. Sacks) 在观察人们日常谈话时发现，人们谈话总是交替地进行，一次会话至少由两个轮次构成。现时说话人在他的话轮里所说的话语与他所选择的下一轮说话人的话语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相邻对。相邻对的特征是：由两个人发出的两轮话语组成，前面的叫做相邻对的第一部分，后一部分叫相邻对第二部分；两个部分在时（空）上紧密相连，相关；有严格的顺序关系，不能颠倒；前一轮话语对后一轮话语有制约作用：它产生一种期待，要求下一个说话人实现这种期待，说出的话语与其配对；第一部分往往选择下一话轮的说话人，而且总是选择下一个话语的行为。典型的相邻对有：问候—问候，告别—告别，提问—回答等等。

在本文中，下面的几种情况我们不计入相邻对：

(1) 小梅：小梅参见大人。

被告的这种话轮只是问候性话语，属于嵌入话轮，它与法官的宣布性言语构成的相邻对不计入相邻对总数。

(2) 八府循案：传宋世杰及相关人等。

法官的一些由宣布性话语行为组成的话轮由于没有选择具体对象，没有回应的期待，因此也没有实际对应。对这种独立的话轮我们也不计入相邻对。

(3) 八府循案：姚田氏夫妇是怎样杀害杨秀珍的老公的？

宋世杰：何大人，杨秀珍的老公是怎样死的？

何汝大：大人，杨秀珍的老公是给杨秀珍气的吐血而死的。

上面的对话(3) 虽然有三个话轮，但是我们将它们只视作一个相邻对，因为：第一，八府循案和宋世杰的话轮内容一致，属于相同的问话行为；第二，这两个话轮紧密相连，属于上文说的复合话轮。

3.2 问话形式研究

本文为了方便统计及研究，借用廖美珍的分类法，将回答分类：(1)“开放型”问话；(2)“封闭型”问话。开放型问话是就具体询问的内容要求提供回答，提供新的信息的问话。所谓“开放”，就是问话给答话人提供了较大的选择余地。比如：杨秀珍丈夫是怎么死的？回答可以是“中毒”，“谋杀”，也可以是“气的吐血而死”等等。

“开放性问话”按所问内容的具体和宽泛的程度又可分为两种：

(1) 窄式 (narrow)

例如：“谁”，“什么人”，“哪一个”，“哪里”，“什么时候”，“多少”等等。这一类的问话索要的信息内容具体，回答一般简短，多用词或者短语。

(2) 宽式 (broad)

包括：“为什么”，“怎么”，“什么”等等。从形式上说，对宽式问话的回答很难用一个词或者一个短语表示。在宽式问话中，问的问题越是宽泛，则答话人答话量越大，答话人的表述自由度越大，反过来说，问话人对答话人的支配力越小。反之，问话内容越是具体，则问话人的控制力越大。

“封闭型”问话式对所提出的问题要求对方作出同意还是不同意，“是”还是“非”的回答，可分为“反问”，“是非”，“选择”和“附加”。

4. 研究结果

4.1 数据分析

表 1 总分布

相邻对总数	103	
法官启动相邻对总数	33	占相邻对总数的 32%
律师启动相邻对总数	39	占相邻对总数的 38%
问答相邻对总数	62	占相邻对总数的 60%
法官启动问答相邻对总数	27	占问答相邻对总数的 43.5%
律师启动问答相邻对总数	27	占问答相邻对总数的 43.5%
非问话启动相邻对总数	40	占相邻对总数的 39%
法官非问话启动相邻对总数	8	占非问话启动相邻对总数的 20%
律师非问话启动相邻对总数	19	占非问话启动相邻对总数的 47.5%

表 2 问话类型分布

问话形式 问话人	特指		是非	选择	附加	反问
	宽式	窄式				
法官	11	5	4	1	0	0
律师	11	4	7	0	2	0
其他人	2	4	5	1	0	2
总数	24	13	16	2	2	2

问话总数为 59，其中特指问话占总数的 63%，宽式特指问话占特指问话的 65%，窄式特指问话占特指问话的 35%；是非问话占问话总数的 27%；法官特指问话占特指问话总数的 43%，律师特指问话占特指问话总数的 40.5%；

4.2 结论

(1) 问答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平均约 60%，证明在“法庭电影”中法庭审判过程主要也是由问答构成的，与廖美珍的研究结论相符，说明问答言语行为在审判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2) 法官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平均约 32%，而律师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约 38%，这与廖美珍的研究结论有显著性差异，廖的研究证明法官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相邻对总数的平均约 62.24%，说明其在法庭审判中起支配作用。构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达到幽默的效果，电影中插入了很多其他喜剧角色的相邻对，因此法官启动的相邻对相对就少了很多；其次，由于本片的主角是宋世杰（律师），因此，相应地为了突出律师的形象，由律师启动的相邻对比例高于法官启动的相邻对比例。

(3) 法官的问话启动的相邻对占整个问答相邻对的 43.5%，与律师的问话启动的相邻对所占比例一致。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法庭中法官的问话占很大一部分；另外，律师的问话数量超出了正常法庭中律师问话的数量，说明电影中人为制造的语言为了突出主角，会与真实情况有所出入。

(4) 法庭辩论阶段虽然话语的篇幅角度来看占相当的比重，辩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论，律师宣读代理词的部分极少，这一点与真实的法庭话语恰恰相反。主要原因是真实的法庭话语有其严肃性，很多步骤都是程序性的。而在电影中，为了体现主角的聪明机智，会将最有看点的辩论过程展现在观众面前。

(5) 廖美珍的研究指出，无论是法官和律师，使用最多的依次是特指问话，是非问话，附加问话，和选择问话，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这些问话类型使用的比例大致相同。电影中的法庭审判在这一点上与之类似。由于法官的问话在电影中并不主要是程序性的，又由于是非问话在法官的话语中主要起程序功能的作用，所以在真实的法庭中，法官使用的是非问话最多，其比例远远大于其他问话，而在电影中则不同。

(6) 辩护律师使用的特指问话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问话；从总体上来说，真实法庭审判问答中，严式问话占绝对多数。在刑事审判中，法官的严式特指问话比例最高，辩护律师的宽式问话比例最高，然而在电影中，法官的宽式问话高于严式问话。原因是，辩护律师一般要给予被告人较多的机会，和较大的话语空间，让其为自己作对自己有利的辩护和解释。而影片为了将法官的愚昧，官官相护表现出来，过多使用了不利于自己的宽式问话。

参考文献：

1. Brown, Gillian and Yule, George.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Levi, Judith N.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3. Maley, Yon.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n John Gibbons (ed.), *language and the law*: 11-50. London: Longman . 1994.
4. Tiersma, Peter M.. *Legal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5. 廖美珍. 问答：法庭话语互动研究[M]. 法律出版社. 2003.
6. 马艳姿.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of Courtroom English Discourse*. Guangxi University. 2004.
7. 孙懿华、周广然. 法律语言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8. 王洁. 法律语言学教程. 法律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陈 雯、左燕红、周 化)